

## 青未了 新阅读周刊

□孤峰

自从学了课文《雨中登泰山》，女儿小雨便萌发去泰安攀登东岳的念头；妻子始终在一边敲边鼓：“一山一水一圣人”是齐鲁大地的名片，值得一去。于是，有了假期，泰山自然就成为外出的首选。

吃过午饭临出发时，我们做了一件后来被自己亦被熟人反复“嘲笑”的壮举——为了省钱，在下榻酒店的免费饮水区，郑重其事地领取了8瓶矿泉水，女儿坚持要在每个瓶子上画个笑脸，说这样喝起来会更甜。瓶装水塞进了包，我掂了一下，挺沉，足足多了七八斤。看着我背上鼓鼓囊囊的双肩包，刚过11岁生日的女儿拍手雀跃：“爸爸，你就像要去穿越沙漠的骆驼！”

站在泰山脚下著名的红门广场，调整了一下背包，“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”，杜甫的名句在脑海盘旋。午后炙热的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，烤着脚下的石板路蒸腾出暑气。挑山工三三两两从身边走过，扁担在肩上颤出节奏，箩筐里的货物堆成小山。看着挑夫古铜色脊背上滚动的汗珠，突然觉得身后背包轻了些——毕竟，我们只是游客，他们才是把生活扛上山的人。

刚开始爬山的画面是这样的：女儿蹦跳着哼唱自编的登山歌谣，不时蹲下研究石缝里的野花；妻子化身地质学家，指着岩层絮叨着“泰山杂岩”之类的知识……8瓶瓶装水在包里轻轻碰撞，发出令人安心的声响。我甚至有些得意——到了山顶，当别人扫码买水时，我们一家就能从容地拿出自备的“甘霖”，那是多么明智。

但这优越感仅持续了不到一小时，当“壶天阁”的匾额映入眼帘时，我身上的T恤已湿透黏在背包上。8瓶水显露出真实重量——何止七八斤，背包如同一座小山，脚下的每一步、每一阶台阶都在和地心引力讨价还价。小雨早把歌声换成了“爸爸，还有多远”，马尾辫耷拉在汗湿的脖颈上；妻子抹了把顺着下巴滴落的汗，小声说：“上山买水……也不是不能接受？”

“不行！”我喘着粗气，摆出一副男子汉豪迈的模样，或许是固执，“都背了这么远了，现在丢弃岂不是前功尽弃？”

下午两点的中天门，山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。一家三口如同涸辙之鲋瘫坐在石凳上，颤抖着拧开第一瓶水。暑期的午后，双肩包的矿泉水也有了温度，进入喉咙时一点也没有凉爽的感觉。小雨突然说：“这笑脸不如我画的时候好看！”孩子的天真让疲惫暂时退却。我忽然想起《庄子》里“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”的句子——古人远行备三日粮，我们这8瓶水，也算是一种现代版的“腹犹果然”吧？

最艰难的是“十八盘”。抬眼望去，石阶像一架被烈日烤烫的梯子，直插南天门。午后的太阳已经斜照，石阶反射着刺眼的白光。挑山工在此放慢了脚步，却从不停下。向下看发现一位老师傅，扁担两头各挂三箱矿泉水，每走十几级台阶，就换一次肩，动作熟练得如同呼吸一样自然。

“您背过最重的是什么？”  
“水泥。一袋一百斤。”简单的对话后，老师傅继续向上，扁担吱呀作响，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歌。我突然觉得背包轻了。

“爸爸，我的腿变成面条了。”小雨带着哭腔，小脸被晒得通红；妻子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同样的疲惫，她的防晒霜在汗水中化开，留下淡淡的白痕。

我的固执与坚持瞬间土崩瓦解：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背水上泰山



什么征服泰山，在女儿眼泪面前都不值一提。一家三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像三棵被晒蔫的植物。不远处，索道站的指示牌像个温柔的诱惑。

“要不……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我们坐缆车吧？”

事后回顾那时那刻的场景，那真是典型的行为艺术——用最原始的执着背上8瓶水，再用最现代的方式向重力投降。下午五点的缆车缓缓上升，泰山在脚下铺展成青绿的画卷。小雨扒着玻璃惊呼“云像棉花糖”，妻子靠在我肩头小憩。低头看着放在脚下的背包，剩下的6瓶水沉默着，纪念着我徒步登山的雄心壮志。

傍晚时分，山顶旅馆的入住手续办得飞快。放下行李简单洗漱一下，我们就冲向观日峰——虽然日出在明日，但晚霞同样不可辜负。夕阳正缓缓下沉，把云海染成金红。小雨轻声背起了语文课学到的诗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那一刻，女儿脸上的疲惫被光芒取代，眼眸里映着满天霞光。

次日凌晨四点，睡梦中我们被服务员叫醒。随着人流走出宾馆，观日峰上早已挤满人群，好不容易找到空隙，小雨骑在我脖子上，妻子紧紧拉着我的手臂。山风很冷，但心里很热，因为有所期待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：先是一抹金边，接着是半个通红的圆，最后猛地一跃——整个太阳跳了出来，云海瞬间被点燃。人群发出整齐的惊叹，那声音里有种原始的感动。小雨忘了说话，妻子眼里闪着光。我忽然想起姚鼐《登泰山记》里的句子：“极天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动摇承之。”两百多年前的古人，看到的原来是同样的景象。

日出之后，人群渐散。我们在玉皇顶的巨石旁坐下，终于有心情取出那些“千辛万苦”背上山的水。瓶装水已被压得有些变形，水温也恰到好处——不冰不烫，正是山泉该有的温度。一家三口相互碰了碰瓶，像完成某种仪式。女儿冒出一句：“我觉得这水特别甜，大概是爸爸的汗味儿钻进了瓶子。”

下山时选择了另一条路。在“泰山挑山工纪念馆”前，我驻足良久。黑白照片里，那些弯曲的脊梁，那些坚

实的脚步，那些被扁担磨出老茧的肩膀……解说词写着：“他们用脚步丈量泰山的高度，用肩膀挑起泰山的重量。”小雨看得很认真，忽然抬头说：“爸爸，我们背的是水，挑山工他们背的是山。”

孩子的话让我心头一震。是啊，我们背上山的只是8瓶水，而他们背上的，是生活的重量、是责任的形状、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。

“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。”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里这样写。我们原本也想来一场“险远”的追寻，却被8瓶水拦在了半路。坐在下山的缆车上，看着窗外掠过的群山，我又觉得，也许重要的不是如何抵达，而是在抵达的过程中，你看见了什么！

回顾两天的行程，挑山工换肩时脖颈上跳动的青筋，女儿走不动时咬紧的牙关，妻子在缆车上依着丈夫的侧影……想到自己的可笑与固执，也看见了这可笑与固执背后，那份想要为家人省钱的最朴素的爱。

回到宾馆，收拾行李，看着茶台上的瓶装水，不由让人想起那8瓶水的经历。妻子笑着说：“这可能是它们这辈子去过的最高的地方。”小雨却自豪地说：“那些水和我们一起看过日出了，是功臣呢！”我心里想着，实际上，去得最高的可不是这些瓶子，是我们那点可笑的、可爱的坚持。

后来每当遇到工作中的不顺利、生活里的琐碎，就会想起泰山上的那些挑山工。

“爸爸，下次我们还背水吗？”小雨在返程的火车上突然问。

我和妻子相视一笑。

“背！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，“但肯定最多背3瓶，那样的话，爸爸就可以省点力气，方便给你们娘俩照相。”

窗外，齐鲁大地的田野向后飞驰。泰山已经看不见了，但东岳就在那里，在背过的每一瓶水里，在流过的每一滴汗里，在女儿天真的眼睛里，在我们终于学会的、对生活的微笑与和解里。小雨靠在我身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片山上捡的枫叶，那叶子边缘已经有些卷曲，但叶脉依然清晰，像极了我们这趟旅程——有些褶皱，但纹理分明，每一道都指向记忆深处那个炎热的、闪闪发光的夏天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## 包裹

□惠军明

有些东西，生下来就注定了有包裹，譬如茶。

江南深山里的茶，生在枝头，是云雾中最青翠的一芽，享受着自在的阳光，一旦离开了枝头，娇嫩就变成了娇贵，需要包裹。最初是锡罐，茶叶装进去，严严实实，密不透风。后来有了瓷坛，纯白的底子上可以画几笔疏淡的兰草，自然会衬得更清雅。再后来，花样就更多了：方铁盒，印着金边字样，拙朴的线包裹着绵纸，还有一股淡香，一层又一层。剥的时候，动作要轻、要慢，带着一种近乎仪式的郑重。等那卷着的茶叶终于见了天日，你闻到的就不单是茶香，有锡的冷，瓷的润，纸的糙，还有混着一段密封起来的山中光阴。这层层的包裹，是守护、隔离，也是成全。仿佛如此，才配得上那份珍贵。

不只茶，人也一样。襁褓是人最初的包裹，软棉布将一个脆弱稚嫩的生命，裹成一个乖巧温暖的卷儿，是爱，也是界定。等大了点儿，包裹无形，却更严密，用得体的衣衫包裹身体的曲线，用合宜的言辞包裹真实的心思，用各种身份，像套上一个一个无形锦盒，把自己塑造成社会里一个清晰可辨的角色。笑容是包裹，沉默是包裹，极力掩饰的锋芒，也都是包裹。人靠这些获得安全认同，也靠这些，失了和那个本真的自己坦然相对的机会。

在一位老匠人那里，我见过最好的包裹。一方传家的徽墨要送人，他没有用店里印着牡丹凤凰的华丽锦盒，却寻了一张素白的宣纸。把墨放在纸上面，动作很轻，手却异常灵巧。提角、折下、覆盖，每一道折痕都精准、温柔、不松不紧地贴着墨的轮廓。最后用一根染成暗红色的、极细的棉线，捆了十字交叉再打一个朴素的结。那方墨安静地卧在素纸上，线条简洁利落，像是一件整洁的手作。没有多余的设计，反而更珍贵，也更妥当。那层朴素的纸，不但没有遮住墨的神韵，反而让它的气质透着纸背自然地显露出来。那是一种真正的、从属于内容的包裹，目的不在于炫耀，而在于尊重；不在于遮蔽，而在于事物本身能够被呈现。

现在好些包裹，却是本末倒置。月饼铁盒一层套一层，打开来，馅料甜得腻喉，那华丽的壳子，倒比吃食更像主体。而我也把自己和生活，都塞进一个好看的套子，却渐渐忘了，被包裹之物本身的质地和滋味。

有一次回乡，奶奶拿出一个樟木箱，我在里面找到一个很小的包袱。布质的手帕，上面是一个结实的结。手帕已经很旧了，蓝色的格子棉布，洗薄了，洗软了。小心地解开那结，里面几颗早已干瘪了的桂圆，一绺红绳，红绳上扎着我婴儿时候的胎发，还有奶奶出嫁时用着极为普通的银簪。没有任何说明，就是在那一刻，隔开漫长岁月，我仿佛还能感觉到奶奶放进去时的心意。那个包裹太简陋了，里面的东西也不值多少钱，可是其中的情意和时光，却比任何礼盒都要贵重。

最好的包裹不是外物的华美丰盈，而是里面的饱满坚定。用一颗坚定的心去待一物，去待一事，去对待一段时光，那样的包裹，自然就显出珍惜来。泡一杯茶。茶叶是简单纸包，我慢慢地拆开，看那些卷曲的叶子在热水里舒缓地旋转，重新舒展开，水汽氤氲，带着山野的气息。人的一辈子，也许都在学两门功课。一门是如何为自己，为所爱之物，寻得一层恰如其分的包裹，不掩其真韵，好抵御世间的磨损。另一门，是如何在必要时，勇敢坦诚地拆开所有包裹，让那真实的生命得以赤诚相见，在空气里自由呼吸。

新阅读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